

放

他写

剧本

「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

# 年轻人青睐的 剧本杀 戏精的新体验 社交的新选择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刘言 见习记者 毕若旭

欢迎各位大侠来到沐云庄,还请各位把身上的暗器交给小人保管。交出手机,换上青绿色的汉服,90后姑娘张莹走进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,成为剧本中的女侠柳逍遥。在一下午的时间里,她要和7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起,化身侠客,破解沐云庄庄主被害的谜案。

近两年,这种名为“剧本杀”的社交游戏逐渐受到年轻人的欢迎。三四个小时内,玩家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一起,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。他可以是将军、侠客、警察或者消防员。像自己演了一部大片一样。张莹说。

目前剧本杀的主要消费群体年龄在20岁到35岁之间。它实际上满足的是年轻人的社交需求,让他们从线上回到线下,面对面去交流。在从业已有两年多的洛阳市FB谋杀之谜体验馆创始人袁航看来,人和人的交互是这个行业的精华,人和人交互的平台是这个行业的意义。

## 年轻人的社交新选择

在沐云庄的剧剧情里沉浸4个小时后,张莹从江湖回到了现实,她和饰演表姐角色的女生已经热络了起来,当我代入角色,和她扮演的角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会激起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共鸣。大家又有共同兴趣爱好,很容易就打成一片。从2019年年初接触剧本杀开始,张莹已经玩了20多个剧本。

这个起源于欧美派对的游戏最初被直译为“谋杀之谜”,在国内,按照之前社交游戏

三国杀、狼人杀的称呼,它被称为“剧本杀”。游戏中,玩家们要根据自己手里的剧本共同演绎一段故事,他们需要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通过互动交流、探讨、交换线索,共同揭开故事背后的秘密或发现凶手。

95后男生李羽(化名)是一位剧本杀主持人。主持人的工作是讲述故事发生的背景,推动剧情的发展。李羽在各地玩了100多个剧本,哪怕就在澳大利亚待一个月,我都会在剧本杀店办了个卡。成为主持人后,他反复钻研剧本。

从前玩桌游、狼人杀的李羽改玩剧本杀已有两年多,一半是为了娱乐,另一半则是想感受不同作者笔下的世界观,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,每一个剧本带给我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,我在感受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世界,体会他想传达给我的一些思想。

袁航记得,最初的剧本更多以推理探案为主线,让玩家们享受推理的快感,但得益于剧本行业的发展和剧本作者的努力,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题材。

有时候故事的背景是凶杀案,但大家并不在乎案件本身。袁航说,有的玩家渐渐沉迷于情感的部分,而弱化了探索推理的部分。剧本杀从一个推理游戏逐渐演变为生活游戏,让玩家更多地享受体验。

两年前,在狼人杀游戏最火爆的时候,袁航经营着河南省内专业的狼人杀俱乐部,但看到剧本杀的出现,他选择把店面全部转型。

狼人杀的对抗较多。袁航说,新手很容易被人欺负,即使演好了自己的角色,也免不了被队友坑。但剧本杀不会,玩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获得满足,而且没有人会中途“杀青”。

市场的反应验证了袁航的判断,疫情发生

前,他的剧本杀门店有日均10场的上座量,到了周末更是爆满。

李羽现在最好的两个朋友,都是玩剧本杀时认识的,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,一个人作的决定、说出的话跟自己灵魂契合,私底下就会一起吃个饭,下次继续一起约着剧本杀。

## 一个剧本体验另一段人生

身为主持人,李羽见过不少原本陌生的玩家结下友谊,玩家在游戏中的表现,实际上有着他自己的灵魂。

在描述剧本杀时,玩家们最常提到“体验感”。这既包含逻辑是否合理、节奏是否得当,也包含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性。这是狼人杀、三国杀都无法带来的。在几个小时里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像学生无法去接触其他的职业,在剧本里他可能想做医生或者律师,体验不同职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。有些人会选择古装剧本,了解一些古代的礼仪,满足他一个戏精的梦。剧本杀店主林裕涵说。

这届年轻人不是一般的戏精。90后姑娘李芳华(化名)玩剧本杀时,是表演欲爆棚的时刻,扮演戏子的人会捏着嗓子唱几句念白,恶霸角色刻意全场发言都凶神恶煞。表演大都拙劣,但恰好带来快乐。

在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剧本里,她的青梅竹马到京师求学,她投靠到一个戏班子谋生。10年后她登台唱戏,与初恋相逢,对方已是军官。正当她以为终于找回真爱、脱离苦海时,男主忽然被害。

剧本几经反转,文笔细腻,描述了她耍的花枪有多重、有多长,李芳华把剧中角色凄苦的身世映射在自己身上。当大家复盘游戏,结局明了时,一向话多的李芳华突然沉默了,她一下子理解了剧名为什么叫《长恨歌》,真是“人生长恨水长东”。过了好几天,她还在回想剧中她的那位翩翩少年。

不止一个玩家透露过,游戏全程最让人兴奋的环节是主持人公布结局时。每个人的真实身份被一一揭开,一片片拼图终于凑出故事的全貌。

结局因玩家的选择而异。身为主持人,李羽常常惊讶于其中的不同。步入职场的社会人和大学生作出的决定相差甚远。尽管都很代入角色,大学生作出的决定符合角色当下的设定,而职场人往往想得更多,他们除了成为角色,还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带给这个角色。

李羽清楚地记得,剧本里,一位卧底警察爱上了一个人,但她犯了法。几乎所有扮演这个角色的玩家都选择原谅她。只有一次,一名玩家告诉李羽,把她抓起来。后来李羽才知道,这名玩家真的是一名警察。

## 好的剧本不单单是娱乐

之所以选择成为剧本杀主持人,与李羽玩过的一个剧本有关。这个名为《鸢飞戾天》的剧本讲述的是南宋国仇家恨的故事。我以前看辛弃疾的词,没有那么多感触,但是玩这个剧本以后,每次看辛弃疾的词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,我去重读了南宋的历史。

李羽觉得,好的剧本不单单只是娱乐,三四个小时之后,玩家们实实在在了解了一些东西,当然在2020年去想南宋的事情,可能没什么用,但那种情怀是共通的。

在袁航的剧本杀门店,以1942年的上海为背景的原创新战剧本《夜来香》大受欢迎。当游戏结束复盘时,有玩家会流泪。不是简单的玩家开心了,我们赚钱了,还有一个教育意义。

袁航记得,有一位顾客喜欢上了剧本杀,希望能开一家加盟店,他的妈妈刚开始怀疑他不

是被骗了吧。老人家60多岁,后来在一旁看儿子玩《夜来香》,眼泪止不住。

她说我儿子在国外待了7年,没想到回国来玩个游戏,居然爱国情绪能提升这么多,完全想不到现在年轻人的游戏是这样子的。

作品核心是创意和文笔。袁航介绍,《夜来香》的诞生颇费周折,从有创意思路到形成数万字稿件,花费了十几天的时间。成稿后要把它转化成一个好的剧本,需要不停地排练、演艺,找熟悉玩家测试,印制剧本和道具卡,到真正问世时基本上已经三四个月过去了。

一套正版剧本便宜的三四百元,贵的卖到七八千元。发行一部高质量的作品,袁航能够获得几十万元。

很多专业的作家,想尝试来做,多数都不行,因为他们不懂剧本杀,把写小说那套拿过来,玩家没有表演的感觉,没有代入感,没有包袱,体验就很差。经营剧本原创和发行的工作室,多数是由剧本杀的实体店来做的。

有些店家为了降低成本,使用盗版的剧本,只需要去打印店,3角5角印一页。这种做法让袁航气愤,盗版店会拉低我作品的口碑,让我的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。因为剧本的很多内核是需要作者告诉店家的,包括如何抖包袱,怎样突出情怀,这些我只告诉正版的店家。

一些店家甚至会做一些色情暴力、打擦边球的作品来吸引眼球。袁航希望,国家能对行业有一个正向的引导,而不是发现一些违规的内容就一禁了之,它不吵架、不打架,还能扩大社交圈,把人们从电脑前拉回来。

## 人与人的交互是行业的意义

4月6日,张莹告别了电脑和手机,又一次走进了FB谋杀之谜体验馆,那里刚刚复工。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张莹在家憋得慌,只能上网打麻将、斗地主。

据媒体报道,春节前后7天,有6款线上社交游戏跻身上升Top 20的应用榜单,其中四款是专门的剧本杀App以及包含剧本杀的游戏应用。春节假期15天内,剧本杀App《我是谜》总用户增长了20%-30%。

但比起在手机上玩剧本杀,张莹更喜欢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亲近感,不坐在那个环境,常常会跳戏,比如说正在读这个剧本,突然我说“你该睡觉了”,就会出门。

疫情对线下剧本杀门店的冲击更大。像在洛阳,了解剧本杀的人越来越多,有店家尝到甜头,趁着今年过年开了将近20家剧本杀的线下门店,本来想赚一波的,疫情一过去只剩三四家了。林裕涵的剧本杀门店,疫情期间的净亏损就有二三十万元。

在一家媒体2019年9月的报道中,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北京的剧本杀,可以出现近700个店家。如今,这一数字仅剩200多个。

疫情对这个行业有毁灭性的打击。很多的老店都撑不下去。因为老店可能扩张速度比较快,做得比较大,房租、人员成本都高。袁航说。

复工后,李羽回到岗位,继续做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剧本杀主持人属于服务业,需要很多技巧,比如在一大桌人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,你去怎么引导;当大家推理不清楚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,你怎么提示会让他们觉得不僵硬,而是他们自己推理出来的。

他看着平时木讷的程序员在剧本中靠强大的逻辑侃侃而谈,抽丝剥茧,也会对那些沉浸在角色的设定里闷闷不乐的为玩家给予提醒。有知识的汲取,有人生感悟,还很开心。

面对面交流永远都是需要的,我们把人从线上拉回来。袁航也坚持做线下门店,我们今天一起玩个剧本,经历了共同的生活,面对共同的考验,作出了一样的抉择,这种感觉多好!人与人的交互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意义。

# 别了,一铲子真爱

秦珍子

北京东五环外,建材城边上的村子封路了,我和送猫的女人在村口交接。口罩抵挡着每个春天谄媚的风,尽管不愿意多接触,我还是花时间杀了一句价。点头更快更安全,但她和我一样不吝啬,说了一大通拒绝的话。

回家时,我反复对快4岁的女儿强调,生命无价,爱护小猫。其实我的心里早已插满价签,咬牙切齿。你好小东西,欢迎来花我的血汗钱。

我小时候,姥姥每天在剩饭里划拉两下,猫就养得圆润无比。如今我要还这么多,我的猫咪闺蜜团就要发出此起彼伏的娇吼,伤肾,伤脑,伤毛发,乍一听还以为她们是在关心我的工作。

为了堵住那些涂着米兰、巴黎和东京最流行色彩的嘴巴,我做好了全部准备。猫粮、猫砂、猫爬架,梳毛的、洗澡的、剪指甲的,当猫走进我家的时候,它其实是走进了中国宠物产业高峰论坛。

论坛上最显赫的位置属于一个球。它纯白色,巨大,正面开口,内有空腔。一眼望去,当沙发嫌小,做隔离墩子嫌大,完全看不到是干啥的。插上电,一阵蜂鸣传来。白球内部开始转动,触摸式按键屏亮了。

它其实是一座现代化、智能化的生活服务类建筑,满足宠物需求,提升环境品位,好吧,它就是个猫砂盆。简单来说,猫钻进去过厕所后,它能自动清理。

生物的习性千差万别,金鱼优雅地游

动,它细小的便便就在身边荡漾。大象嗷嗷像自来水管道爆裂,两条后腿喷满溅滴。我亲眼见过熊猫啃着竹子,一屁股坐在自己刚生产的大堆鲜绿芭蕉上。我还在书里读到,一些蚂蚁会在蚜虫生长的植物下筑巢,甘当守卫,与食蚜蝇火拼,跟七星瓢虫玩儿命,只为吃上一口蚜虫甜蜜的排泄物。

用人类的视角来看,猫咪在出恭这件事上很讲究。先刨坑,再填埋,仿佛受过文明社会的教导一般,谨守隐私,注重卫生,不扰他人。

其实,作为天生的狩猎之王,高居食物链顶端的猫科动物填埋排泄物,旨在消除气味,隐藏行踪。千万年之后,这一杀手本能,反倒成了猫咪深受人类宠爱的理由。想想那雪山上的云豹,丛林中的猛虎,再看看腿上手打呼噜的小球球,英雄气短啊。

由此诞生了一个身份,一个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适用的职位——铲屎官。齐天大圣因弼马温而备感羞辱,他永远不懂铲屎官的幸福。

一手捏鼻子,一手捏铲子,蹲到猫砂盆面前,用力一刺,一抬手。刷拉,膨润土遭遇液体结成的球块破土而出,嗅觉在牺牲,膝盖在奉献,每一粒飞扬的PM<sub>10</sub>都诉说着铲屎官的忠诚。

而我甘心舍弃这份殊荣,让一个通电的傻白圆取代那一铲一铲的深情。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,某品牌电商旗舰店打折了!我点击结算,网银、屏下指纹识别装置和物流网络共谋,剥夺了我的铲屎官身份。我带回家的小猫非常给面子,开业大吉。

我看着那团固体坠入垃圾袋,咕咚一声,是扔出去的钱币终有回响。不臭,没有灰尘,剩余的干净的猫砂缓缓滑回原位。像什么也没发生过,带着机器特有的冰冷与精准。

我炫耀一番,猫咪闺蜜团的反应很微妙。她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收入高,但夸完我之后似乎没有一个人下手。她们依然穿着价格三倍于这台机器的漂亮鞋子在猫砂盆面前做深蹲,一铲子一铲子挖着自己的真心。

这么懒还养什么宠物呢?我看过一位网友对自动猫厕所的评价。在很多看来,带狗散步,给猫铲屎,点点滴滴,累积出意义。我非常认同,就像认同孩子不要推给老人带。公园里的花很美,但只有给它浇水除虫的人才真的认识它。那种触动和连结因付出和负责而生长,格外珍贵。很多时候,小狗的忠诚,小猫的信赖,即使是一只小乌龟,养它的人也会因为“它等我喂食”而感到满足。拥挤的大城市最不缺孤独感,动物提供了一种陪伴。

《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显示,中国城镇宠物(犬猫)市场整体消费规模达到2024亿元,比2018年增长18.5%。其中,宠物猫消费规模为780亿元,增幅19.6%。宠物饲养智能设备的消费增长很快。我想到了闺蜜团推荐给我的、多到来不及记的猫用食品药品,也到了我那个巨大的、能用手机应用远程清理的猫厕所。

一个在某知名外企宠物食品部门任职的朋友告诉我,我们一开口喂大的这个领域,如今是资本青睐的热点。天眼查上显示,我挑选的猫厕所品牌,只有两大家。这家公司的竞品,信息列表漫长,大家要骑着猫、狗、小乌龟飞到风口里去。

我的自动猫厕所,究竟是消费主义的陷阱还是解放人类的发明?可能都是。但我的小猫,它的意义很确定。在它到来之前,我女儿太孤单了,她给每

一个毛绒玩具起名字,让乐高小人一遍遍执行动物营救任务。她赖在有猫的阿姨家不肯走,看见邻居的小狗就傻笑。她会拎着饼干袋子,久久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公园湖畔,不断将饼干渣抛给鸭子和鱼。她对蚂蚁和麻雀说话。

在小猫到来之后,我女儿有了真正的伙伴。她们在窗帘后钻进钻出,并排躺在窗下晒太阳。她亲手喂小猫吃饭,承担了清理猫毛的任务。教育它不要挑食,不许把脚放在饭桌上。她们也打闹,小的急了就扑,大的急了就叫。我曾看见她用鼻子蹭小猫的头顶,带着沉浸的笑容。蹭了一会儿,小猫在她怀里睡着了。然后她抬起头,伸食指到嘴边,比了一个嘘。小朋友手底下没轻重,有时玩闹动作大了,我借机就能做一番敬畏生命的教育。带小猫打疫苗、体检,还能给小朋友做科普。

猫厕所是不是自动的,好像已经不值得讨论了,个人感受好就是真的好。

有人说,自动猫厕所会发生故障,危害猫咪安全,还是铲子靠谱。多年以前,一辆汽车上路,第一架飞机起飞,类似的话都有人说。

我倒想说说另一件事。不久前,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石正丽教授、华中农业大学金梅林教授在bioRxiv上发表合作论文,研究通过检测武汉102份猫的血清,发现15只新冠病毒呈阳性,可能是被确诊感染病毒的主人所传染。尽管论文说明目前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从猫传播给人类,但不少媒体还是拎出耸动标题。在一些评论区,扑杀流浪猫的呼吁大量出现了。

一次伤害一个群体,真正可怕。有些东西的故障率,比自动猫厕所的故障率高多了。

从一名文物修复师,变成4家剧本推理馆的店主,淇奥(化名)越来越闲不下来。原来,淇奥生活得像个“叔叔”,每天早上9点上班,晚上10点就寝,工作中有不懂的地方,博物馆里的修复师前辈都能为他解答;如今,他却感到时间不够用,毕竟,在剧本杀这个领域里,他只能自己摸索而无处求师,这一行太新了。

在博物馆工作时,泡上一杯茶,拿起雕刻刀,在古玉器前头一坐,不需要和任何外人打照面,淇奥便能独处上整整一天;如今,每天都几乎有100多张客人的面孔印入淇奥的脑海,他时时刻刻都要去观察,谁是戏精,谁在被骗,谁可能有些不满,谁下次还会再来。

淇奥给自己的第一家剧本推理馆取名“孔颜乐处”,典出《论语》,孔子食粗粮、饮白水、胳膊当枕头而乐在其中,弟子颜回身居陋室,却能享受精神富足。在他看来,这是儒家推崇的至高人生境界。然而,不论是走进剧本杀这个全新的领域,还是独自经营自己的店铺,显然都没有这么惬意、安闲,而更像是一场横冲直撞的冒险。

2019年夏天,北京的剧本推理店市场迅速扩张。有2018年开店的“老店主”统计,2019年内,店里工作日的客人明显有了减少,说明大量新店分走了客流,但在周末和节假日,单店客流量却不减反增,说明受众的热情也在急速上升。淇奥的“上车”时机不早不晚,大概是在去年端午前后。当时,风险、退路之类的词根本没在他的脑海里停留多久,他心中想的,只有尽快把脑海中的蓝图化为现实。

对剧本杀爱好者而言,体验感是决定他们对一家店铺评价的关键要素,为此,淇奥在店内布景和道具上下了不少心思。实景场地的道具,许多都是他自己设计,然后由他为古装影视剧做道具的朋友手工定制。用于角色扮演的服装中,有几件旗袍甚至是他的爱人亲手制作的。

店里靠墙的一张宝座,江水海波纹的垫子上,摆着云龙纹迎亲和靠背。房间正中央的青色大瓷坛里,更是依照古时宫里的习俗,摆着用于散发香气的新鲜水果。对于这些细节,淇奥如数家珍,曾经有个到店里玩儿的女孩走进一个妃子的房间,看见桌上摆着的首饰,一件挨一件试戴拍照,把报证的事抛到九霄云外。

但是,开一家店,远不仅是把布景做好这么简单。淇奥对古风陈设颇有研究,但在剧本杀的“门道”上,却依然是一个初学者。在游戏中引导玩家就像说相声,包袱如果没抖响,别的话说过来花来都没用。有一次,玩家聊到某处,淇奥本以为他们该开怀大笑,但大家都都没反应,为什么大家感受不到剧本想传达的情绪?淇奥开始琢磨,也正是在一边与客人磨合,一边琢磨的过程里,淇奥才逐渐找到了让客人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快乐的窍门。

全北京自己写剧本的店主不超过10个,淇奥是其中之一。而他的经验,也正是在一次次的试错中逐渐积累起来的。尽管在剧本写作上,他不是最专业的,但在他的剧本发行团队里,每出一个新剧本,他都要以自己的文物修复专业视角把关,剃出的毛刺数不过来。

你能理解一个墓穴出土的香囊对主人意味着什么吗?你能想象到它曾经跟随主人度过怎样的一生吗?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它被摆在墓主的心口,有谁知道它为什么会如此被珍视?它或许是一个定情信物,也能见证过一段永恒。

在淇奥一家剧本推理馆做全职DM(游戏主持)的柳予安听淇奥说起,他想做中式美学生,也喜欢剧本杀,他想开更多分店,当作一个传播传统文化艺术的窗口。

他们已经成功地传播给我了。这个刚满20岁的女孩原来爱喝白水和果汁,现在有事没事也爱泡壶茶。她买了汉服,带场时会穿上自己的衣服。

做全职DM之前,柳予安是机场地勤,来到淇奥的店里后,柳予安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去参加一次剧本杀展会。展会上,天南海北的推理馆店主和剧本发行方聚在一起,测试新的剧本,完成剧本交易。展会中,每个发行方会订一个酒店房间,时间一到,对剧本感兴趣的人就会来到房间体验。他们手中的剧本,可能在未来一两个月投放到全国各地,被各地素不相识的玩家同时游玩。

蒋晨昱便是这些玩家中的一员,作为资深玩家,他平均每周末走进剧本杀推理馆3到4次,在各个剧本推理店里,他已经玩过大约150个剧本。

这个从事金融行业的年轻人的微信头像,是玩剧本时拍的一张古装照,当时,他的角色是一位“王爷”,当DM打着嗓子、用大内总管的气语称他为“亲王大人”的时候,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皇亲贵胄的身份,并立即拿出了高贵的派头。

即使加班到晚上9点,他也想去玩一场。工作中有时被客户逼得团团转,下班只想换换脑子。对蒋晨昱而言,剧本杀取代了曾经的“喝点小酒和K歌”,喝酒和唱歌占据不了大脑的全部空间,但只要拿起剧本,他便可以过上“别人的人生”。

被现实生活牵绊的现代人,很难得到一份沉浸式的纯净,这正是剧本杀“能火起来的原因之一”。何耀也是一个这样的年轻人,虽然他并不沉迷于角色扮演,但他喜欢步行到剧本推理店,关掉手机,在剧本角色的躯壳里“隐居”几个小时。这让他可以躲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,24小时的信息轰炸。除了沉浸在游戏里的时间,他的日常常常被纷杂的消息和工作割裂成碎片。

对此,见多了客人的淇奥总结道:“工作已经够疲惫了,他们只想笑一笑。”

但剧本的演绎中终究无法完全脱离现实。一次,在一场游戏中,3个女性角色分别是蒋晨昱所扮演角色的青梅竹马、职场上司和短暂交往的女友,他可以选择和其中一人结盟。他的选择是青梅竹马,复盘时,DM告诉他,这个选择大致能说明他的情感态度。剧本不知不觉间放大了你的价值取向。

情感的带入总让人去反求诸己。一对情侣闹矛盾,已经坐在店里却还在吵。同行的朋友告诉柳予安先开始游戏。柳予安自信满满,断言这对情侣绝对吵不到剧本结束。她给他们安排的角色是一对经历了生死离别的爱人,游戏结束,两人眼泪汪汪,拉拉手和好了。

淇奥觉得,剧本杀很像电影,很少有人会为一部电影重复买单,但电影这种文化表现形式,却往往能伴随每个人的一生。如果理想的话,剧本推理店或许也有机会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。它还有比电影更真实的体验,有的人在游戏里大笑或者哭泣后,映射的是自己的人生。

孔颜乐处,一隅,古林的仕女屏风围起一方别有雅韵的小小空间,让玩家恍然有“穿越”之感。受访者供图

